

艾迪的

EN FINIR AVEC EDDY BELLEGUEULE

告别

[法]爱德华·路易斯 — 著
赵玥 — 译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艾迪的

告别

N FINIR AVEC EDDY BELLEGUEULE

「法」爱德华·路易斯——著
赵珩——译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艾迪的告别 / (法) 爱德华·路易斯著; 赵玥译
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9.9
ISBN 978-7-5411-5481-2

I. ①艾… II. ①爱… ②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61914 号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: 21-2019-423

EN FINIR AVEC EDDY BELLEGUEULE
Copyright © 2014, Edouard Louis
First Published by Editions du Seuil in 2014
All rights reserved

AIDIDEGAOBIE

艾迪的告别

[法] 爱德华·路易斯 著
赵玥 译

出品人 刘运东
特约监制 刘思懿
责任编辑 徐欢 宋玥
特约策划 刘思懿
责任校对 汪平
特约编辑 郑淑宁 申惠妍
封面设计 末末美书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三河市海新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开 本 32开
印 张 6.25 字 数 90千字
版 次 2019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481-2
定 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更换。010-85526620

| 致迪迪埃·埃里蓬^①

^① 迪迪埃·埃里蓬是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，任教于亚眠大学。

第一次我的名字被说出来却没有明确所指之人。

—— 玛格丽特·杜拉斯《劳儿之劫》



目 录

CONTENTS

001	●	庇卡底
003	●	相逢
010	●	父亲
016	●	举止
023	●	在学校
027	●	痛苦
031	●	男人的角色
047	●	我母亲早晨的画像
057	●	母亲的生活掠影
064	●	父母的卧室
071	●	女孩、母亲和祖母们的生活
080	●	村里的故事
085	●	良好的教育
100	●	父亲的另一面
103	●	男人们对医疗的抗拒
109	●	希尔万（见证）

123	● 失败与逃避
125	● 棚子事件
135	● 棚子事件之后
140	● 变化
143	● 劳拉
150	● 身体的反抗
155	● 恋爱的终极尝试：萨布丽娜
162	● 恶心
166	● 第一次尝试逃走
171	● 窄门
183	● 尾声

庇
卡
底



(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—二十一世纪初)

相 逢

我对童年没有任何愉快的回忆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，在这些年中我从未感受过幸福或是快乐；只不过，它总体上是痛苦的——痛苦消泯了其他的种种。

走廊上出现两个男孩，一个是满头红发的大高个儿，另一个是驼背的小矮个儿。红发高个的男孩冲我吐了口痰，说：“吞下去。”

痰从我的脸上慢慢流过，又黄又稠，就像把老人或是病人的喉咙堵得呼哧呼哧的浓痰，散发着浓重、令人作呕的味道。那两个男孩发出尖锐刺耳的笑声：“看，这个狗娘养的糊了满嘴！”痰从眼睛流到嘴唇，甚至快进到嘴里。我本可以擦，只要用袖子抹一下就行——只要在瞬间做一个细微的动

作就可以让痰不要挨上我的嘴唇。但是，我没有这样做，我不敢擦，怕得罪他们，怕他们变本加厉。

我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做，但恰恰相反的是，我对暴力并不陌生。从记事起，我就总是看到我的父亲醉醺醺地在咖啡馆门口跟别的醉汉大打出手，打得他们鼻青脸肿、满地找牙。有人盯着我母亲的时间长了，父亲就会在酒精的作用下狂吼：“你是老几？敢这样盯着我媳妇，狗杂种！”母亲则尽力安抚他：“冷静……亲爱的，冷静……”父亲对此充耳不闻。最终，他的哥们儿会在某个时候出手——这都是规矩了，这样才是真朋友、铁哥们儿——把我父亲和那个此时已经满脸伤痕的倒霉鬼拉开。还有一次，我家的猫刚刚生下小猫，我看见父亲把刚生下来的小猫崽放到超市的塑料袋里，在混凝土的路边使劲摔；直到袋子里全是血，小猫停止微弱的叫声。我见过他在院子里杀猪，喝还是温热的猪血，他的嘴唇、下巴、T恤上都是血，他说：“这些畜生刚死时的血最好了。”他用这些放出来的猪血做血肠，全村都能听见父亲割断猪的气管时，垂死的猪发出的尖叫声。

我十岁，是这所初中的新人。当他们出现在走廊里的时候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，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——在这所勉强有两百名学生的学校里是很少见的，因为大家很快都互相认识了。他们走得很慢，脸上还笑着，显得没有任何攻击性，我开始还以为他们过来是为了要认识我呢。但是，为什么大孩子会主动过来跟我这个新人讲话呢？操场和其他地方的规则一样：大的不理小的。我母亲在谈到工人的时候说：“咱们这些弱小的人引不起任何人的兴趣，尤其是那些大佬们。”

在走廊里，他们问我是谁，是不是贝勒格勒——那个大家都在谈论的贝勒格勒。他们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——我之后的数年里问了自己无数次。

“你就是那个娘娘腔吗？”

当他们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就永久地给我刻上了这样的印记（希腊人用烧红的烙铁或匕首给危险的异于常规的人刻上的印记），我完全无力反驳。当时贯穿我的是惊讶，尽管这已经不是别人第一次这样跟我说了。但是，人永远都习惯

不了辱骂。

我感到一阵无力，难以保持平衡。“娘娘腔”这个词在我的脑海里回响着、爆炸着，在我的身体里随着心跳的节奏跳动。

我很瘦，他们肯定认为我的自保能力很弱，几乎为零。在很小的时候，父母经常叫我“骷髅架子”，我的父亲不断重复同样的笑话：“你从贴在墙上的海报后面走过去，海报都掉不下来。”在我们村，体重是很被看重的。我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大胖子，家里的好几个女人也不轻，人们总说：“胖死好过饿死，这是一种好病。”

（接下来的那几年，我受够了家里人对我体重的冷嘲热讽，开始增肥。我用向姨妈要的钱——我父母不可能给我——在学校门口买薯片吃。在那之前，我一直都不吃母亲做得太油的菜，其实是怕变得跟我父亲和哥哥一样。她总是恼火地说：“你吃的还不够塞牙缝的。”在所到之处，我突然开始大吃大喝，就像蝗虫过境一样，片甲不留。在一年里，我长了四十来斤。）

开始，他们用手推我——并不是太猛——还一直笑着；然后，他们推得越来越重，我的头猛地撞到走廊的墙上。我什么都没说。他们一个人抓住我的胳膊，另一个踹我。他们打得越来越认真，脸上的笑渐渐不见了，显出越来越多的专注、愤怒和仇恨。我还记得踢在我肚子上的脚，记得头和砖墙碰撞的疼痛。人们一般都不会想到这一点——疼痛（身体突然感到的疼痛），会受伤，会鼻青脸肿。在这类情况下，我想说在外人看来，人们想的是侮辱，想的是不解，想的是恐惧，但是不会疼痛。

他们朝我肚子上踹，让我呼吸困难，喘不上气来。我尽量把嘴张开，让氧气进来。我鼓起胸膛，但是空气并没进来；我感到肺里突然充满一种黏稠的液体，就像灌了铅，沉甸甸的。我的身体抖着，好像不再属于我，不再听我的指挥了——正如衰老的躯体超越、抛弃精神，拒绝服从精神的指挥——因此，身体变成了负担。

由于缺氧，我的脸变成红色，他们还笑了起来。我都没

感觉到自己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，有时被口水或食物噎住也会这样。他们不知道我是因为窒息才流泪的，还以为我哭了。因此，他们变得不耐烦起来。

他们靠近我的时候，我闻到了一股臭味，就像腐烂的奶制品或是死亡的动物。他们很可能跟我一样，从来都不刷牙。我们村的母亲们不太重视孩子的牙齿卫生，看牙医太贵了，而且大家都没钱，这样就让我们自然做出了选择。母亲们总说：“无论如何，生活里还有更重要的事。”甚至到现在，我还在为我的家庭和社会阶层的这项疏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，忍受着数个无眠之夜。数年之后，我到巴黎上师范学校的时候，一些同学还问我：“为什么你父母不带你去看牙医呢？”我就撒谎，说我父母是有点老好人的知识分子，他们太关心我的文化课了，有时就会疏忽我的健康。

走廊里，红发高个儿和驼背小矮个儿喊叫起来。他们一边揍我一边辱骂我，而我一直一言不发。“玻璃、基佬、娘娘腔、死受、兔子、同性恋……”我们有时会在挤满学生的楼

梯或操场中相遇。他们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我，他们没那么蠢，那样有可能被开除。他们就骂我，骂“娘娘腔”（或是别的）。周围没人在意，但是大家应该都听到他们的辱骂——我猜大家都听到了，因为操场上或走廊上其他人的脸上露出微笑。他们感到高兴，因为看到红发大高个儿和驼背小矮个儿主持正义，说出所有人默默想着、在我经过时窃窃私语的话：“看，这就是贝勒格勒，那个娘娘腔。”

父亲

我父亲生于 1967 年。那一年，村里的女人们不去医院生产，在家里分娩。他母亲生他的时候，躺在长沙发上，上面满是灰尘、猫毛和狗毛，以及粘满泥巴的鞋带回来的脏污。村子里有公路，但也有为数众多的人还在走的土路。孩子们经常跑到那儿去玩，挨着田地边，还有用泥土和石头混合而成的“公路”——上面并没有浇筑混凝土以及夯土的人行道，一到下雨天，那里就会变成一摊流沙。

上初中之前，我每周都去“土路”骑好几次自行车。我在自行车辐条上系一小块硬纸壳，踩脚踏板的时候就会发出摩托车那样的响声。